

秦万里 著

小说法

作家出版社

小说法

秦万里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说法 / 秦万里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1
ISBN 978-7-5063-7672-3

I. ①小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59054号

小说法

作 者: 秦万里

责任编辑: 兴 安 宋辰辰

装帧设计: 金 刚 李巧娜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0 × 215

字 数: 170千字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672-3

定 价: 3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小说的另一种解法和读法

——《小说法》序

孟繁华

万里兄关于小说作法或读法的系列文章，我曾追踪式地读过。我的意思是，批评家、作家和编辑对小说理解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。万里作为资深小说编辑，有许多关于小说的体会，那么他将怎样表达呢？有时会上见面或私下里喝酒，也经常谈到他写的这些文章。任何事情都怕坚持，话又说回来，几年下来万里竟然写了30余篇。现在汇集成书嘱我写序，也不是我多么高明，原因就在于我曾经关注过，仅此而已。

书名有意思。出版这本书的人可能怕我把书名念歪了——“小说、法”，他在说法之间停顿了下说，“往大了说，小说有法没有？当然有；还有作者叫‘小、说法’”，他又在小说之间停顿了下说，“就是作者谦虚，不把自己的说法当回事儿，说自己说的是一个小的说法。你说行吗？”我说当然行了。怎么念都行。这里当然透着出版者的诡辩暂且按下不表。单说这个“小、说法”，这是对的。小说过去四部不列，经史子集没有说部，这个文体一下子就矮了半截。不读诗无以言，没有说不读小说无以言的。小说是和逸闻、琐事之类的闲话稗史放在一起被看待和议论的。小说成了气候登得大雅之堂，是梁启超1902年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发表之后的事。他说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

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”原因是什么呢：“以其浅而易解故，以其乐而多趣故。”说白了就是小说浅显易懂寓教于乐。于是西洋的小说理论文学理论汪洋恣肆一股脑进了国门，取代了过去传统的文章之学。那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说法完全安到文学乃至小说上去，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误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——这还是“小、说法”吗？

那“小说法”可就大了。圆明园有大水法、香山寺有法松。只要和法有关，那就是立了规矩——家族宗法，就是一个民族的活法。那给小说立法呢？当然也是大事。过去的文章有作法，比如起承转合、比如骈四俪六、比如凤头猪肚豹尾、比如八股等。小说也确实有作法，尽管鲁迅“从不相信”。比如布斯的《小说修辞学》以及各种小说作法的书。包括作家谈创作、各种小说选本、“诺奖”、“鲁奖”等，都是小说作法的另一种表达。万里的这本《小说法》略有不同的是，作为一位职业的小说编辑，他说的是感同身受的事情，这里没有说教，没有一定之规，没有别无二法的铁律。他讲的是“现场”、“极致”、“人生的慨叹”、“虚幻的力量”，讲“瞬间”的心灵悸动与小说的关系，讲家园的“坚守”，讲一个外地人如何吹响了城市的“葫芦丝”，如此等等。因此，这部《小说法》同时也是对涉及的小说的具体评论。本书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作者讲的都有具体的小说，不是一般的、虚空的、放之四海皆准又不着边际的理论空转，更不是那种洋洋洒洒天马行空的无效批评。因此，这部同一主题的文集就有意思了。

我注意到，万里不大用学院批评的一些说法。比如他用

“命运的通道”来分析“玉米”的命运，玉米命运的大起大落，没有意义掌控在自己手里，飞行员对象的离去，父亲因睡了军婚彻底完蛋，都改变了玉米的命运。玉米再有心计也只是小心计而已，命运与小心计从来没有关系。这样的分析注重的是文本，他贴着文本评价人物时，人物就一直呈现在我们面前，然后看得越来越清楚；比如他讲那个“著名的萝卜”，这是莫言早期最著名的小说。他说：“孩子对那个神秘的萝卜恋恋不舍，那个透明的萝卜成了他心中一道总也抹不掉的美丽幻境，一种痴迷向往的偶像。萝卜辉映着孩子，慢慢的，随着阅读的行进，我们也对这个孩子恋恋不舍了，我们心疼他的疼痛他的寒冷，心疼他的心灵他的幻想，甚至心疼他的麻木和忍耐，我们为他的现状和前景焦虑，他在我面前时而清晰时而朦胧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幻境，而他自己又构成了一道让人难以忘怀的幻境。”万里说他写这篇文章时可能有些过时了，其实未必。对小说的评价从来都是再发现，这时万里对那个著名的萝卜的理解，仍然给人以启发。这就是《小说法》——小说的另一种解法和读法。

编辑一直站在小说最前沿，他们最早看到小说和它的变化。有眼光的编辑将优秀的小说推荐给读者，我们在惊讶作家创造力、想象力的同时，当然也就想到了编辑的眼光。万里是一位著名的编辑，他为人谦和非常低调。包括在酒坛，他喝酒也一直按自己的节奏，不像我等披头散发的人，一会儿就把自己整大了。万里的文章也是款款道来从不虚张声势。这就是文如其人。

我觉得本书的编辑已经在内容提要中将这本《小说法》介绍得非常准确得体了，我全文引用如下：

这本书与当下国内许多优秀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。但这并不是一本小说评论集，书内收录的文章也不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，同时它又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小说创作的教材。它是一种发现，它发现了国内若干位优秀小说家在创作时的思考路径。这等于是发现了许多的秘密，这些秘密隐藏在每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，也隐藏在小说家的大脑里，这些秘密被作者发现了。

本书作者秦万里先生在国内一流文学期刊《小说选刊》任职多年，长期从事小说作品的编选工作。秦万里先生在对国内许多优秀小说进行了科学的研读之后，撰写了这些文章。这些文章的特点是：从宏观走向微观，从生活走向文学，沿着小说家的思考路径，逐步深入到小说的肌理当中。秦万里指引我们看到小说家们思想的火花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思想的火花。

有了这一段文字，我在这里饶舌几乎是多余的。承蒙万里高谊，我便说了上面不着天地的话。读者诸君还是读万里正文才是。

2013年12月25日于北京寓所

目 录

- 001 / 发生了一个事件，你在现场吗？
009 / 理想主义者的天堂
017 / 朝着极致推进
025 / 打开另外一扇窗户
033 / 直面我们卑微的灵魂
046 / 写不尽的人生百叹
059 / 虚幻的力量
067 / 瞬间发生的心灵灵动
083 / 坚守者的家园
097 / 被毁灭的追求
105 / 铁凝和她的安德烈
111 / 用手艺抒写的手艺
117 / 谁在吹奏都市里的葫芦丝
123 / 一头没完没了的驴
130 / 让思绪飞扬在虚幻的世界
137 / 唱支天歌给你听
144 / 她有多少关系？

CONTENTS

- 151 / 让我们观赏一种从容
158 / 行进在命运的通道里
165 / 童话中的两个孩子
172 / 听刘恒说话
179 / 支持一种孤独的厮守
186 / 让人物鲜活在时代的舞台
193 / 震荡心灵的事件
200 / 不一样的人走进了不一样的笼子
207 / 我们的生活有多少可能性？
215 / 关于那个著名的萝卜
221 / 追忆一首温情的歌
228 / 制造者的心计
235 / 到达了一个向往的地方
242 / 我们正在寻找什么？
249 / 在一个事件的转弯处
256 / 时间长河中的微妙瞬间

发生了一个事件，你在现场吗？

许多小说在开头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件，事件引来了故事，也构成了故事。一个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让故事充满悬念地向纵深发展，使读者欲罢不能，这是小说的制作方法之一。小说家在叙述事件或结构故事的时候，常常要设置一个场地，或者说要制造一个事件的“现场”，以便铺展故事，演绎人物。在实际生活的现场里面，“发生”永远是千变万化的，常常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。在小说的现场里面，“发生”却是由小说家制造的，小说家的意志决定“发生”，也决定发生之后的发展。怎样才会使发生的过程生动而又真切，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地来到小说的现场？或许，越是有经验的小说家，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中篇小说《马嘶岭血案》是一个描述事件的典型范例。

在这篇小说中，陈应松的讲述触目惊心——两个为勘探队

搬运行李的挑夫，因为见财起意，把勘探队的人全都杀死了。故事的结局被放在了前面，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足迹，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了贪婪，走向了仇恨，走向了凶残。陈应松制造了一个犯罪现场，通篇的叙述都没有离开马嘶岭，没有离开那血腥的现场。现在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真正的案件，如果将其写成一篇通讯报道，估计也同样会吸引人的眼球的。那位写通讯的记者，是一定要亲临现场的，在写作的时候，他也一定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做出是与非的评判。陈应松写的是小说，所以他自己并不在现场，不但自己不在现场，而且是通篇让罪犯之一的“我”作为叙述人，来描绘这血腥的杀戮过程：“必须赶快灭口。这容不下我多想，也容不下九财叔多想，就听见有人喊：‘小王，小王！’话音未落，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。只见祝队长头上有白花花的东西飞溅出来……”事件发生了，残暴便要不可遏制地行进下去了，“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……我最后看见九财叔直起了他的腰杆，在扬眉吐气，手上拿着一个红彤彤的东西，是一只发卡！”见财起意，连一只发卡也不放过，可见这个人有多么贪婪，可见这个山里的挑夫有多么贫穷。这一只发卡很重要，在情节行进的紧要关头，还不忘记设计一只发卡，这说明作者具备了一个小说家的良好行文习惯。一篇通讯或者报告文学恐怕不会这么写。而在一篇小说中，这只红彤彤的发卡，这一句话点亮的细节，却似乎是可以照射出无尽的含义。

这篇小说是从结局走向过程，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，但在阅读的时候，在这过程的沿途，我们仍然会感到焦虑。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又会设想，这支勘探队，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

彩，还有可能给大山带来福音的城里人，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，如果他们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，用他们高贵的手，去抚摸一下九财叔们因挑担而磨烂的肩膀，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。但是，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，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，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，慢慢推向了极致。

关于如果，关于隔膜，关于揭示，都是这一篇小说的读者从故事当中，从那个让人们信以为真的现场得到的结论，陈应松并没有做出判断，他只是下笔狠，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，让我们震惊，也使我们警醒。

小说中的现场是小说家制造的。当读者进入了小说的现场，有时候会发现另外一个影子，在那里指指点点，如同一位絮絮叨叨的解说员。这个影子正是小说家本人。小说家创作小说，制造了热热闹闹的，悲哀的，或者欢乐的现场，刻画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不同的人物，自己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参与其中，受某些观念的影响，或者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，一定要站出来说话。事实上，他或许没有意识到，虽然那个现场是自己布置的，人物也是自己塑造的，但自己却仍然应该是一名局外人，和那个正在发生着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，那个现场越热闹越动人，他就越应该免开尊口。就像一对婚姻的介绍人，人家恋爱成功了，登记了，结婚了，双双进入洞房了，你喝完喜酒就赶紧回家去吧，小两口今后的日子和你没有关系了，你不必去指导别人怎么样去过幸福生活，否则你就会成为多余的人。

重要的是拟真性，如果“拟真”是成功的，进入现场的人们至少在阅读的时刻是信以为真的，如果你给他一份“参观须

知”，反而会削弱作品的拟真性。

再来看田耳的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，这篇小说也是一个与案件有关的故事，并且是多次引领读者进入案发现场——小孩的家长砍老师，发现于心亮尸体的河滩，水塘里的汽车与死尸，雨城大酒店的抓嫖行动……事件都是发生在寻常生活当中的，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激起一个浪花，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案子，直至情节发展到警察老黄在超市抓捕杀人犯钢渣的时候，才有了几分扣人心弦的味道。其实有时候，现场并不是第一重要的，在成熟的小说家心目中，现场仅仅只是一个场地而已。田耳制造了N个现场，只是为了让他的人物鲜活在其中。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个老黄，那个老了老了还没混上一官半职的老警察。我们对他的最初印象只是一张长满了胡子的皱脸，但是，当他人情入理地分析案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他的智慧；当他冲向罪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气；当他面对刘副局长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他的性格；当他在小于理发店门前徘徊的时候，我们又会看到他的心灵。还有那个杀了人的钢渣，还有哑女小于。不良青年钢渣爱上了哑女小于，但是钢渣却杀了人，杀了人的钢渣很后悔也很失落：“我答应过她，年三十那天晚上和她一起过。但你晓得，我去不了了。妈的，我答应过她，到时候，你能不能买点讨女人喜欢的东西，替我去看她一眼？”在故事的末尾，警察老黄受了罪犯钢渣的委托，去看望那位美丽而又可怜的哑女。田耳让我们看到了老黄心中的光彩，我们还看到，原来像钢渣一样冷酷坚硬的钢渣，其实心灵当中也有一小块湿润柔软的地方。

由现场走进心灵，这是田耳的追求。

由现场进入心灵，这恐怕不仅仅是田耳的追求。一位小说家如果能够想办法让读者驻足他设置的心灵现场，那么他一定是已经受到了读者的青睐。

张忌的作品《小京》又是由一个案子开始的。一个女孩儿死了，被人杀害了，如果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，这篇小说本可以发展成一个曲折离奇的侦破故事，但是张忌却不让案情有一点点进展，而是在破案还没有眉目的时候，就离开了那个与案情有关的现场，转而去刻画几位与死者有关的人物，试图将笔锋指向人物的内心。他让自己的叙述平静下来，努力使每一个情节和细节都沉浸在凄寒的氛围之中。那位失去女友的青年很年轻，事件突如其来，他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感受一下死亡的真正含义，只是在默默地追忆着过去。那已经逝去的瘦弱身影，似乎正在检验这位年轻人的情感。

大伯与姐夫是事件发生后从乡下赶来的，他们刚刚出现的时候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，随着情节的进展，他们的形象鲜活起来，让我们看到了人心与情感的多面性：“说实话大伯的这个要求让我感到有些生气……小京现在还在法医中心冻着呢，他怎么还能有心思玩呢？”这两个从乡村来的人对大都市充满了好奇，他们似乎真的蛮开心的：“大伯指着黑人说，哈哈，红旗，这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黑呀。姐夫听了大伯的话，也笑个不停……”当我们同样也为这样的麻木或冷漠产生不满之后，这两个人的表现又发生了变化：“大伯哽咽着跟姐夫说，红旗，烧吧，别把孩子冻坏了。姐夫也哭了，他一边流泪一边用力地点头。”当完成了火化之后，又发生了这样的情景：“我扭过头去，一下子呆住了。我看见姐夫和大伯正一左

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后，他们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，两个人神情专注，像是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。”由游览天安门到遗体告别，再到送别时为“我”托包，张忌逐步逐步让我们像“我”一样，走出凄寒，看到了温暖的太阳。

须一瓜写过一篇中篇小说，题目叫《淡绿色的月亮》。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有那么一对年轻夫妇，两个人都是白领，收入不错，有房有车，而且是郎才女貌，夫妻恩爱。忽然有一天，家里来了盗贼，是两个小个子男人，而家里这位丈夫，则是高大威猛，还曾经是个体育健将，在双方碰面的那一刻，盗贼手里并没有拿着凶器，但是，那位伟岸的丈夫却没有进行反抗。结果，大个子被小个子捆了起来，妻子也差点遭到强暴。故事当中还穿插了一个小故事，一个发生在火车上的事件。有一个警察，在火车上遇到了抢劫，他为了避免流血而有条件地放弃了对抗。结果，乘客们遭到了洗劫，在匪徒们扬长而去之后，警察又遭到群众的围攻……这篇作品似乎是在争论一个问题，一个道德问题，一个关于男人尊严的问题，一个面对勇敢与理智应该如何抉择的问题。

那么须一瓜参加争论了吗？应该说没有，她在现场外面，她只是用一个活灵活现的正在表演着的现场引发了争论。其实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芥子心里，在她与警察谢高之间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一直是争论着的。这不是表面化的、就事论事的争论，而是一种穷追不舍深入骨髓令人汗颜的追问。突发的案情像一把尖刀，在女主人公芥子的内心割下一道细细的裂痕，那个现场的情境无法从记忆中抹去。她疼痛，

她哭泣，她不能摆脱那可怕的设想，也害怕一个伟岸丈夫形象的破灭。“其实，桥北所有的手势动作和过去一样的，可是，芥子感到自己的身体和过去，就是不太一样了。”无论是铺满车后座的百合花，还是那连结性爱的红绳子，都不能重新燃起激情的火苗。须一瓜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，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，让那“淡绿色的月亮”，照射人心深处微妙的波澜。

乔叶写的《我承认我最怕天黑》，同样也是一个与入室盗窃有关的故事。某一天的深夜，一名偷窃者进入独身女子刘帕的房间，这种类似事件发生之后，如果由不同的小说家来制作，故事一定会有N种不同的走向。在遭遇了偷窃者的房间里，乔叶的设计就与须一瓜的完全不一样，她让偷窃者与那位独身女子发生了心理碰撞：“‘其实，’刘帕说，‘你可以打开门走的，走窗户太危险了。’”只因这一瞬间的一个微妙的善意提醒，在那个发生了抢劫行为的犯罪现场，又发生了半推半就的强暴，故事也由此而进入了另外一条轨道，当那名盗窃者离开事件现场的时候，我们会随着刘帕的思绪产生一些联想，似乎已经能够预见到，接下来的发展仍然会偏离正常的轨道，那个偷窃者又来了，“他掀开窗帘，跳进屋，两个人相顾沉默”，紧接着，“他抱住了刘帕，刘帕任他抱着，任他掀开她身上的浴巾。黑暗里，她看见男人眸子的亮光……”后来警察来了，是刘帕的朋友报的案，她以为刘帕遇到了危险。

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谅解了这一对男女，当警察进入了那个令人尴尬的现场，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为他们忧虑。但是刘帕并没有解释什么，“知道按照被强暴女人的通常表现，自己应该哭，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人们这样那样的抚慰。可她没有。

她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说些什么，可一时间她想不好……”后来她说了，救了那个人室抢劫又强暴的“罪犯”。作者乔叶也没有为自己的设置做出解释，她只是在情节中嵌入了几行诗句：“我的身体里有一条河，爱情一直在里面穿梭……”

这条河蜿蜒在故事当中，流淌着情感，也流淌着欲望。因欲望而情感，因情感而善意，因善意而理解，因理解而宽容。乔叶不仅走出了现场，而且能够从现场进入一个意识的潜流，让这种意识的潜流冲刷观念的顽石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女性复杂微妙的心灵空间。

现场可能不是现实的，现场既不同于场景和时代背景，又有别于“画面”。现场可以是一百年前的现场，也可以是现在的、昨天的，甚至是未来的现场。最关键的是人物，没有人物的动作、情感、纠葛，就不会有事件的发生，没有事件的发生，现场也就成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壳子。一个现场可以是一个故事的局部，也可以是一篇小说的全部，有的小说只写一个现场，却也令人难忘。有的小说吸引读者从一个现场来到另一个现场，制造一个又一个悬念。

现场是这篇文字的关键词。如果我们已经将这个词放置在小说的概念中了，那么在其连带作用下，就又引申出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关键词——现场感。现场感可以解释为“如同身临其境一般”，现场感应该是来自拟真性，进一步说，拟真性则是由细节来完成的。比如陈应松笔下那支红彤彤的发卡。

高明的小说家把读者带到他制造的“现场”，自己却会悄悄撤离。